

乌江河畔的腊月

◆李志仙

“天欲雪，云满湖，楼台明灭山有无。水清石出鱼可数，林深无人鸟相呼。”这是苏轼描述腊月的诗句。但在我的记忆中，故乡腊月的景致却不同。我的家乡是思南乌江河畔一个小村庄，因为没有湖，腊月“天欲雪”时，就没有“云满湖”这样的景致，但却多雨。缠缠绵绵的雨丝，恰似天女洒下的情丝，纤细而坚韧，悠悠地缠绕着万圣山的翠影，缱绻在乌江河的柔波之上，亲抚着门前翠竹的碧叶……腊月的时令，似乎也是被这缠绵的雨丝扯来的。

乌江河畔的腊月，民俗节日缤纷，其中最令人翘首以盼的当属“腊八”。儿时的我，刚踏入腊月的门扉，便每日掰着指头细数光阴，满心焦急地渴盼着腊八的降临。盼腊八，并非仅仅为那一碗美味的腊八粥，更是因腊八一过，年味便如香醇的佳酿，渐次浓郁。我亦随之精神抖擞。

小时候，刚迈进腊月的门槛，我便天天扳着指头算，焦急地等待着腊八的到来。盼腊八，不仅是为了吃了一顿美味的腊八粥，而更是因为腊八一过，年味就渐渐地浓郁了。在那氤氲的年味里，村庄被猪叫羊嚎与鞭炮的交响萦绕，倘若被注入了蓬勃的活力，村庄有了生气，我也精神抖擞，满心欢喜。

天晴的时候，村头的青石板路上，常常会走来一些挑着“叮叮糖”叫卖的外乡人。这时，一帮孩子会急急跑回家缠着大人要钱，因为要过年了，大人一高兴，往往就会打发我们三五毛甚至上块钱。当我们手里捏着这些钱住“叮叮糖”担子的时候，那神气简直就是从奴隶到了将军。有时没有要到钱，也会追着“叮叮糖”担子跑上一段，使劲嗅一嗅那散发在风中的糖香。

尽管腊月冷雨绵绵，但对于我们这些天真孩童来说，却满溢着温馨。我们除了追逐那诱人的“叮叮糖”，还会跟在大人身后，不厌其烦地要那要那，要新衣新裤新鞋。当然，最想要的还是鞭炮，它比新衣新裤新鞋更重要。

爆竹是火药做的，威力比现在炸药的少得多。我们比谁胆大，就手握爆竹末端，闭眼扭头，一声炸响，睁眼看，手中只留下一手火药炸后的痕迹。手有点痛，也有点麻，但过一会就好了——敢这样做的就能成为孩子王。

只要有爆竹，我们就可以找到千

百种玩法：把爆竹插在墙缝里放——爆竹炸后半响，墙缝里会冒出丝丝缕缕的轻烟；把爆竹放在铁桶里放，巨响闷头闷脑；还可以把爆竹盖在一个破碗下放，看破碗兀自向上一小跳。若能抓到一只老鼠，就把一小挂爆竹绑在老鼠尾巴上放，吓得老鼠魂飞魄散，真个叫“抱头鼠窜”，而我们则在旁边哄笑，尽享年少的顽皮与欢乐。

但有一年玩爆竹，我却被父亲打得半死。那年，我把自己的爆竹挥霍完了，又哄着妹妹把她的爆竹给了我。谁知我把妹妹的爆竹玩完后，她突然反悔，追着哭着要我她还爆竹。我拿什么还呢？结果，我被父亲打了一顿。妹妹是不哭不闹了，我却哭了一整天……

腊月里，家家户户要杀猪宰羊，炕绿豆粉、打糍粑、洗洗涮涮，赶场购物，所以，大人们都很忙碌的。但最忙的还是大姑娘、小媳妇们，她们忙着做花甜粿、包汤圆、剪窗花。待小年过后，把艳红的窗花往窗框上一贴，欢快的腊月就平添了许多节日的气氛。腊月里，人忙，狗也忙。狗们总是跟在主人身后，形影不离，遇到同类，便亲昵地相互嗅着、吻着，发现主人走远，才疾步奔赶上去了。只有牛在圈里悠闲地嚼着草料，慢慢反刍着冬天的懒散，似乎这个年的热闹与它没有关系，仿佛一位遗世独立的隐者，沉浸在自我的宁静世界。

“过完腊八是大年”。腊八过后，便是大年三十了。盼望了一个腊月的年终于到了！三十的早晨，家家门上都贴上了朱红的对联。对联上大都写着一些吉祥的词句，或者说是对来年的祈愿与憧憬。晚上吃年夜饭的时候，村子上空就响起了“噼里啪啦”的鞭炮声。那清脆的此起彼伏的鞭炮声，既是过去一年的结束，也是新一年的开始！

“闰里何人不相庆，万家同唱郢中词。”我离开思南已是好多年了，乌江河畔过大年时那“噼里啪啦”的鞭炮声，虽然一直炸响在我的记忆里，但却不知如今的腊月里，是否还有挑着“叮叮糖”的货郎走村串巷，是否还有敢把爆竹捏在手里燃放的孩子，大姑娘、小媳妇们是否依旧传承着包汤圆、剪窗花的技艺，让那浓浓的年味在指尖流淌？

特别的雪夜

铜仁学院附属中学八年级(9)班 张馨菲

去舅舅家吃晚饭，正巧碰上铜仁十年难遇的一次雨雪：一顿饭工夫，沙沙的雪粒子就铺白了地面。伴着簌簌的雪声，和已被白雪掩盖的冻雨，我们一家人最初就心想着，等雪小一点再回家吧！

一等就等到了晚上十点多，终于听不到细密的沙沙声了，推开门，一股寒气铺天盖地迎面而来。我缩缩脖子，戴好帽子，看着路灯下巷口白茫茫没人踩过的厚厚雪地，兴奋极了，跳着踩了上去。噢！这雪硬邦邦、滑溜溜的，全没了想象中的绵软与蓬松感。我好奇地蹲下观察，原来这白色地面并不是一片片雪花堆砌成，而是一粒粒的小冰晶掺杂着一些冰铺成的，约十公分深，走在上面“咔嚓咔嚓”响。

我正沉浸于这新奇的踏雪体验，妈妈满脸遗憾地说：“车开不了了，我们只能把车放在这里，搭出租车回家了。”我不以为然，不过，当我们走到街道上，看见路上也积着厚厚的冰雪，并没有一辆出租车，甚至没有任何车时，还是有点惊慌了：难道今晚回不了家了吗？

我们沮丧地往家的方向走着，边走边望，一个路口又一个路口，希望能在下一个路口出现一辆出租车。一步一步艰难抬脚，已经没了最初的兴奋，我和妹妹的鞋子也在不知不觉中被浸湿了，我忍着，妹妹却要哭了……就在这样绝望的一刻，路对面拐弯处慢慢驶过一辆警车和一辆特警的装甲车，车顶闪的红蓝警示灯格外耀眼，吸引了我的眼球：“如果警察叔叔能把我们送回家就好了！”本以为这只是我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那辆特警装甲车却在路边停了下来，拿着扩音器高喊：“对面带小孩的需要帮助的话，请挥手示意一下。”

啊！我们一家人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一边不断地挥手，一边快步奔

向装甲车……

在臂章上写着“特警”两字的叔叔搀扶下，我们上了装甲车，车后排已坐了好几个和我们一起无法回家的人。我们挤着，刚好能坐下。车里真暖和，仿佛有一双温暖的大手紧紧将我拥住。我的旁边坐着一个年轻的特警哥哥，看起来很累，正靠着角落小憩。

车开动了，第一次坐装甲车，我忍不住好奇四周环顾：比普通商务车还大的空间，加司机共有十个座位；正中车顶居然有一个像坦克一样的圆形外凸的天窗，只是后座车窗很小，仅容得下一双眼观察外面。我轻轻擦拭了一下满是水雾的双层玻璃窗，透过厚厚的玻璃向外观，外面一片白茫茫。

“你们三个下来，站在外侧，给他们坐。”寻着特警司机叔叔的声音，我被看见车外又有两位正准备上车的人转回车内，后座的三位特警哥哥正毫不犹豫起身站在了车外侧。就这样，我们坐在暖和的车里，他们却在车外接受刺骨的寒风……

车一路走走停停，迎送着许多被困的行人。在大家的感谢声中，我的脚暖了，心也暖了，妹妹更是盖着特警叔叔的衣服，安心地睡着了。整个车里只有副驾驶室上特警叔叔打电话不断催促其他伙伴出来救援的声音，每一次通话挂断前都不忘贴心地叮嘱用扩音器时声音调小些，不要扰民。

在颠簸中，我们终于到家了，下车后给特警叔叔深深地鞠了一躬，嘴上说着道不完的感谢，特警叔叔亲切地和我们挥手道别。望着装甲车远去，我知道，我们可以回家睡觉，而他们却将是一个辛苦的夜晚，不觉中眼里好像蒙上一层雾气……

这样一个特别的夜，随着我们的平安到家而结束了。对我来说，这一定是一个刻骨铭心的夜，因为我明白许多，这一切，值得我去追梦。

瞧着怪难受了。老爸的裤脚用带子扎紧，然后再套上一个喇叭形的胶罩。罩子是用废弃的汽车内胎修剪而成，用它盖住脚，免得溅起的铁花烧坏鞋子烫伤脚。老爸见我送饭来了，就脱下工作服，顺手晾在铁丝绳上，然后走到水管处，拧开水龙头洗把脸，再坐在阴处的一块石板上狼吞虎咽，刚抹过的脸又滚出密密麻麻的汗珠蚂蚁一样往下掉。

我是满女，每次都争着去给老爸送饭，这并不表示我有多孝顺，而是我心里的小九九，想老爸在吃饭时赏我一口黄灿灿的荷包蛋，那是老妈特意为我爸开的小灶。儿时的我特馋，巴不得老爸一口不吃全部给我。还有老爸他们厂里发的降温费，是铜仁县冰棒厂四分钱一张的冰棒票，老爸从来都舍不得吃，谁来送饭，冰棒就归谁。哥争不过我，冰棒自然没我吃得多。

老爸的同事敖叔叔，跟老爸是淮海战役的战友。有次送饭，老爸分半个咸鸭蛋叫我送给敖叔叔。敖叔叔一边吃一边对我说，我和你爸是铁哥们，一起当兵，一同入党，我们还一起参加过淮海战役。

从敖叔叔的嘴里，我逐渐知晓了老爸的罗曼蒂克。解放后，老爸所在的部队到了广东。不久，老爸就转移到了东莞。敖叔叔又说，在东莞，你爸爸给你找了一个东莞妈妈，东莞妈妈？我似懂非懂，问道，我妈妈是东莞妈妈？敖叔叔说，不是。我妈不是东莞妈妈，谁是东莞妈妈？东莞妈妈在哪里？我不停地

次，老爸给爷爷买油条和豆浆，并弄来半小碟菜油，说，这是菜油，您喝的时候小心别弄洒了。爷爷说，干吗要我喝菜油啊？老爸一本正经的回答，您老不是说过，原汤化原食吗？爷爷听后，手抚着羊胡须，呵呵大笑，说，好乖儿，和小时候一样顽皮，老爸站在一旁“嘿嘿”地笑着，皮影戏一样逗趣。

有一天陪爷爷坐在院坝里晒太阳聊天，爷爷说，春萍啊，别看你爸爸当兵一身皮，没啥本事，可他给你找了三个妈，大妈二妈和你妈。冷不防从爷爷嘴里冒出这样的话来，我紧张兮兮的，赶忙看看四周是否有人，然后对爷爷说，爷爷，你别乱说，别人不知道，还以为爸爸作风有问题。爷爷听后大笑，说，当年，你爸爸是逃婚跑出来的，否则，哪有你哟。

逃婚是电影和小说里的情节，没想到老爸也敢逃婚，老爸为何要逃婚？难道大妈长得不好看？那年老爸刚满十七岁，爷爷在邻村给老爸相中了一个媳妇，可是老爸不喜欢，不论爷爷好说歹说，犟着不同意，不喜欢也就罢了，没想到竟然偷偷逃跑了，可怜奶奶又气又急，就病倒了，奶奶也是旧社会的一个大家闺秀，是读过私塾的人，觉得丢了“小德川流、大德敦化”这个地方儒家美名的脸，直到死前还不停念叨老爸的名字。解放后，爷爷收到老爸从部队里寄来的信，说他当解放军连长了，爷爷一颗心才放归故里。

爷爷注定是太老了，来铜仁没有一年，叨着老爸把他送回老家，也算是叶落归根。

后来老爸也老了，离休后也闲不住，每天仍然保持五点起床，起床后仍然抱着茶缸大口喝水。大冬天，老爸会生起煤炉火烧热水，我们起床，就有热水洗脸，洗好脸，老爸做好早餐。等我们吃过早餐，上班的去上班，上学的去上学，老爸就喜欢跟院里的老人摆龙门阵走象棋，老爸棋艺最臭也最拗，经常为每一步棋，跟别人争得脸红脖子粗。

老爸就是这样爱争强好胜，不仅下棋，生活也是。记得我刚去日杂公司上班，专卖陶瓷和炮竹。春节前，生意非常好，来公司批发炮竹的个体户，排着长龙。有次跟一个个体户发生争吵，个体户满口粗话骂我，我骂不会骂，吵又不会吵，气得哭着跑回家。老爸看完眼泪巴巴的，就问我遭那样了，我就说了一下，老爸头都不回就去找别人论理，我不知道老爸讲了些什么，反正邻居跑来说后，我赶去，老爸正挥舞钥匙扣上一把两寸长的水果刀，操着南腔北调大声吼，你一个大大男人，欺负一个小妹妹崽，你要脸不？你有本事来找我单挑，我一刀子捅死你！当时，看到这一幕，我真是好气又好笑，不由大喊，你要杀人，拿把杀猪刀来，拿这破刀子，出我的丑。我连推带拉，把老爸拽回家。

六月六晒绵绸。一天和老妈一起理衣箱，从箱底翻出一张一寸的黑白照片，照片上的女人直发齐肩，一双黑亮的大眼睛，神采奕奕。我看着这张照片，猛然想起敖叔叔以前讲过的话，难道这就是东莞妈妈，我把照片递给老爸，老爸的嘴角不知不觉抽搐了一下。

在东莞，一身戎装，仪表堂堂的老爸一下俘虜了东莞妈妈的心。东莞妈妈出生在东莞一个书香门第，在一所女子中学就读，酷爱打篮球。东莞妈妈不顾一切跟老爸结了婚。来到铜仁，东莞妈妈已怀孕了，不久，孩子出生了。再后来东莞妈妈不幸患上肺结核，在那个落后的年代，无疑被判处了死刑——缓期执行。那时老爸在京剧团工作，经常跟演员下县城演出。有一天在石阡演出《智取威灵山》，老爸接到电话，得知东莞妈妈去世，竟然不赶回家，一切后事委托单位全权办理。没过多久，孩子也病死了，老爸同样没回家，吩咐同事，把孩子埋在东莞妈妈的脚边就了事。

老爸这古怪的行为，许多的人都无法理解，后来老爸遇见了我的老妈又有了我和哥，奇怪的是哥刚过而立之年也走了，老爸奇怪地也没掉一滴眼泪，还劝说老妈不要伤心，还说哥是个不孝子。我也奇怪老爸是不是命运不佳，注定没有天伦之乐的命运。过后很多年，我经常梦到哥，有次梦到他蹲在一个倾斜的木楼上，那房子摇摇欲坠，吓得我大声呼喊：哥，你不要命了吗？快下来。老爸听我说的梦，转进里屋扛把锄头，一声不吭到黄泥坝把哥的坟头整得干干净净。过去那个整天爱唠嗑的老爸不见了，直到后来的一个夏天，老爸也突然走了，无病无灾的，没留下一句话。在狮子岩，他躺在地上滚动的铁架子上，我就躺在他身旁，心里多么希望，他能像往常一样站起来，耀武扬威大发脾气。但他不理我，也听不到东北腔混着铜仁话喊我田妹的声音。我一直对自己说不要哭，可当老爸被推进火炉的刹那，我死拉着滚动的铁架不放，在看不见的火焰中，整个世界都消失了。

现在，爷爷老爸都不在了，每天电视公益广告上，一个小男孩端着一盆水，从走廊来到妈妈跟前，蹲下幼小的身子给妈妈洗脚。每当看到这个场景，我就会泪流满面，脑海浮现老爸给他老爸洗脚的那些瞬间，一个老头，每天先把煮好的冬瓜皮水倒进木盆，再端到另一个比他更老的老头跟前，然后蹲下不太灵活的身子，抬起比他更老的老头的脚，脱下鞋袜，再轻轻放进木盆，用毛巾一遍遍地擦拭，直到我讨厌这样的画面，讨厌这样的老爸，很害怕我的“八字”也和老爸一样硬。

(题图取自互联网 作者署名“佚名”)

老爸那些事

◆田春萍



老爸老了，喜欢坐在老屋的门口，蠕动没有牙齿的嘴，张望着来来往往的人，似乎在寻找哪个人，偶尔瞧见个熟人就打个招呼。现在我也老了，做了外婆，而老爸却不在了，算来也二十多年了。日子就是这样，你不在乎的过着，年纪倒一轮轮的碾压过来从来不打声招呼。那些散落在尘埃里的事，又偏要在我也快要落光的牙齿上留下一圈牙箍，钉进去一个个银亮的光点，滋润我日渐枯萎的躯壳，如影随行不生不灭，而那光的尽头尽是半世流离的碎片，想忘却却难忘记。

那是一个初春，我披着雪花来到世上。老爸望着漫天雪花，说春雪难得，风起青萍之末，呱呱就叫春萍吧。雪花并没有使我变得美丽，哇哇落地时，老妈抱着我护护士，不是抱错了，长得这么丑，眼旁边还有一大块红印子，怎么会这样啊？护士说，有点像胎印，脱不脱现在还说不清楚。老妈着急了，可是着急也是干着急。还好，没几天那块胎印没了。

在我印象中，老爸从没带我逛过一次街，没给我买过一个气球，那时，我常常想，我不是长得太丑了，老爸才不喜欢我，所以才不会像别人的爸爸那样，夏天带着儿女下河洗澡捉鱼，冬天领着去打雪仗。可是，我哥漂亮啊，俊秀，白净，按本地土话，打生都吃的，也不见老爸格外疼爱。咬定老爸不喜欢我，我感到委屈，在委屈中，我学会了报复，我不再主动喊老爸，还自以为将来有没有老爸都无所谓。

夏天的天空说变就变，一下子乌云滚滚，雷鸣闪电，雨倾盆而下。没有地方玩的我，待在屋檐下就和雨玩，把双手握成空心圆，让雨水穿过空心圆打在地上跳着舞。

老妈做好饭菜，喊道，妹崽，要吃饭了，快去给你爸送伞。从北门到大十字，我很快到了供销办公楼，整栋楼静悄悄的，幽暗的走廊，回荡着“哗啦啦”的雨声，还有我踩在楼板上的“咚咚”声，雨水顺着伞柱，在楼板上画了一条弯弯曲曲的水线，活脱脱的蚯蚓。走进办公室，我喊了老爸一声。老爸从报纸上抬起头，一丝光亮在眼里闪过。老爸走过来勾着我的肩，用衣角擦去我脸上的雨水。少有的温存，让我不知所措。我就像个木偶，任由老爸背起我走出供销大楼。

雨哗啦啦地捅破了天，我在老爸背上，双手搂紧老爸的脖子，似睡非睡，十分满足。此刻，我忘记了我的怨恨，全心沉浸在老爸的汗味中，好希望回家的路变长，最好没有尽头。

回到家，那时我家还住在北门的一个大杂院，院里有十来户人家，一条长长的过道连接着每一家。老爸蹲下身子，从我他背上滑下来，撒腿就跑，一边跑一边喊，妈——妈——老妈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急忙从屋里走出来，应道，喊死啊，又哪样了？爸爸今天背我了，是爸爸背我回来的。我说话的声音微微颤抖。老妈骂骂着说，背时的，我以为出哪样事喽。老妈接过老爸手中的雨伞，撑在门坎边，侧身进屋端出一盆水，叫我们洗手吃饭。那天我特兴奋，吃了三大碗，老妈怕我吃多了撑坏小肚子，看我又去盛饭，夺走了我手中的碗不准我再吃。那以后，老爸宽厚的背，就成了我的摇篮。我常常在老爸下班时，蹭在大门口旁，总想赖着老爸再背我一回。

有一天，没像往常那样等到老爸下班，晚上也不见老爸回家，连续好几天都这样，我问老妈，爸爸去哪儿了？怎么没回家？老妈皱起眉头，好久才说，你爸去学习去了，过一段时间才能回来。听老爸去学习，我可来劲了。呀，爸爸是去上海学习吗？是的，快吃饭。爸爸哪天回来啊？回来时莫忘给爸爸讲，买大白兔奶糖。那个鬼崽崽，一天只晓得吃。

我天天盼啊盼，盼盼来老爸，也没盼来大白兔，盼来盼去，盼来一个坏消息。老爸并没有去外地学习，而是混进党内的“特务汉奸”，被隔离审查，关押在黄家院子写检讨，挂黑牌挨斗。

老妈简直要疯了，这时，革委会派人来，带老妈去黄家院子开会。真是一场别开生面的见面啊。他们安排老妈坐第一排，然后押着老爸坐在面前，再一脚踢弯腰，双腿跪在老妈身前，弯着腰低着头，胸前挂着一块黑板，吊着黑板的铁丝，死死地勒在脖子上，黑板上写着“特务汉奸田某某”，田某某的名字上画着一个红色大叉。那架势好似老爸犯了滔天罪行。

革委会王主任给老爸罗列了几大罪状，一是地主身份，二是混进党内的狗特务，三是汉奸等等。三大罪行，老爸不死也要脱层皮。辩解！辩解引来拳头，打倒声一片。在一片“打倒”声中，好多人冲上主席台，推的推打的打。老爸一台栽到坎，鲜血从嘴里流了出来。老妈在台前舞着《毛主席语录》急得大喊，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文斗不要武斗……可是，老妈的嘶喊怎能抵挡浩荡的红浪？

落实政策后，老爸被安排到文笔峰下的钢厂当厂长。生产铁锅是个苦活，特别是夏天，炙热的太阳烘烤大地，工人们围着炉子转，红通通的铁水，蛇信子一样从锅炉嘴里吐出来，流进铁模，再由工人倒进模子，铁水冷却凝固，打开铁模，一口铁锅就成型了。老爸是厂长，跟工人一样，接铁水浇铁锅，有一次不小心，铁水溅在脚背上，烫了一个大窟窿，好久才恢复，居然没有听见他哼一声痛。

上班的老爸，穿着一身不透风的劳动布工作服，蓝色的背上印满了发白的汗碱，

追问敖叔叔，敖叔叔被烦烦了，去，问你爸去。我转身去问老爸，爸爸说，娃娃崽事多。这么大的事情，我跑回家问老妈，看老妈知道不？回家后问老妈，老妈说，你就是东莞妈妈生的。我大吃一惊，又问，哥也是东莞妈妈生的？老妈说不是。那一霎，我伤心的说，难怪你不喊哥做家爷尽喊我，原来我不是你亲生的。老妈听后直跺脚，骂我鬼崽崽多事。

又一个仲夏的傍晚，吃晚饭时，老爸拿出一块表说，这是某某走私过来的表，很便宜。哥拿在手里直看，说，这是“茶叶货”。老爸说，你怎么知道是“茶叶货”？哥好像修表师傅一样，又说不出道理。为这块表，老爸与哥争得脸红脖子粗，哥的嗓门大把屋梁上的青瓦震的嗡嗡响。老爸气得大骂哥是平地的骡子——不懂坎儿，抓起饭碗就砸，眼看哥要遭殃，我急忙冲上前，双手并用把碗挡住，像电视里的排球女将拦球那样，“嘭”的一声，手开了花，鲜血直流。这时，不知谁在喊，不好了，不好了，田妹的手出血了。汩汩的血，无声地制止了一场家庭战争，老爸一看情况不妙立马溜掉，老妈只好拉着我去下南门医院上药，害我左手肘肘着遭遭了七八针。

没过多久，一家人又可以坐在一起吃饭了。这不，刚吃过夜饭，老爸又把侄儿架在脖子上，乐呵呵的去溜达。望着老爸远去的背影，我心中如打翻了五味瓶，手肘上一道伤疤，让我记恨很长时间，老爸跟我说话，我不理不睬。吃饭时，老爸给我夹菜，我立马挡回去。老爸讨好的来拉我的手，我“哼”的一声，用力甩开，一走了之，绝不顾及老爸的面子。

1982年初夏我最开心，老爸带我和哥回了趟吉林敦化，那是老爸离开故乡第一次回去，别梦依稀，故乡安在。当老爸出现在爷爷面前时，生病卧床多日的爷爷，像打鸡血一样，跃起身子滑下土炕，双手捧着老爸的脸摸了又摸，好似找到了打落的一块宝玉一样。“儿啊，你的头发怎么白了？”老爸双膝跪地，抱着爷爷泣不成声，“爹，我是六十岁的人了，你看你的孙子都这么大了。”父子孙三代相见，一把眼泪一把鼻涕，一时哭一时笑。哥看着我也是眼泪鼻涕的，就拉着我跑出门，在院子里的榆树下捉蚂蚁打架去了。

几天几夜的绿皮火车，爷爷一路和我们颠簸回到铜仁，爷爷还是太老了，把一双脚整起肿得老高，看中医生，大夫特意交待，取冬瓜皮煎水，浸泡双脚，每天一次，即使消了肿，也不要间断。就这样，我们家的饭桌上，每天都有一碗冬瓜，不是素炒冬瓜片，就是红烧冬瓜，要不就是冬瓜汤。好在这药方管用，爷爷的脚不肿了。

爷爷是东北人爱吃面食，吃面食后爱喝原汤，说什么原汤化原食，吃了不口渴。有一